六度集經卷第三　豈

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洪[illegible]十[illegible]

布施度無極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國佛告諸比丘昔者有國王号和
默王行仁平愛民若子正法治國民
无怨心其國廣大郡縣甚多境界熾
盛五穀豐熟國無災毒壽八万歲和
默聖王明令宮中皇后貴人百官侍
帶慈心愍念衆生悲其愚惑狂悖自
者執經維臣教以正法各理所部王
陛尋存道原喜无不加哀護衆生如
天帝釋殺盜淫泆兩舌惡口妄言綺
語嫉妬恚癡如此之凶無餘在心孝
順父母敬愛九親尋追賢者尊戴聖
人信佛信法信沙門言信善有福爲
惡有殃以斯忠政十善明法自身執
行重勅后妃下逮賤妾皆令尊奉相
率爲善布告四鎮臣民巨細皆令帶
誦心執修行國有貧者不任窮困失
計行盜財主得之將以啓聞王曰尒
盜乎盜者曰實盜王曰尒何緣盜乎
盜者曰實貧困無以自活違聖明法

丁植

蹈火行盗王悵愍之嘉其至誠恧然
内愧長歎而去民之飢者即吾餓之
民之寒者即吾裸之重曰吾勢能令
國无貧者民之苦樂在我而已即大
赦其國出藏珎寶布施困乏飢渴之
人即飲食之寒者衣之病者給藥田
園舍宅金銀珠璣車馬牛錢恣意所
索飛鳥走獸都及衆虫五穀蒭草亦
從所好自王布施之後國豊民富相
率以道民无煞者盗人財物婬人婦
女兩舌悪口妄言綺語嫉妬恚癡兇
愚之心寂而消滅皆信佛信法信沙
門信為善有福作悪有殃舉國和樂
鞭杖不行仇敵稱臣戰器朽于藏牢
獄無繫囚人民稱善我生遇哉天龍鬼
神无不助喜祐護其國毒害消竭五
穀豊熟家有餘財王内獨喜即得五
福一者長壽二者顔華日更好色三
者德勲八方上下四者無病氣力日增
五者四境安隱心常歡喜王後壽終如
强健人飽食快卧忽然上生忉利天
上其國人民奉王十戒無入地獄餓
鬼畜生道中者壽終魂靈皆得上天

佛告諸沙門時和默王者吾身是也諸
沙門聞經皆大歡喜為佛作礼而去

佛說四姓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是時四姓家遭宿命殃貧窶尤
困草衣草席菜糜自供雖為極困足
不蹈無道之宅手不執无道之惠志
行清淨衆邪不能染其心朝稟暮講
經戒不釋於口世尊所歎衆智所敬
雖衣食不供於身口奉養聖衆隨家所
有菜糜草席不忽一日諸沙門曰四
姓貧困常有飢色吾等不可受彼常
食經說沙門一心守真戒具行高志
如天金不琢財色唯經是寶絕滅六
飢故誓除饉何耻分衛而不行乎共
詣佛所本末陳之世尊默然後曰四
姓身詣精舍稽首畢一面坐佛念諸
沙門前所啓事問四姓曰寧曰慈施
供養比丘不對曰唯然舉門曰供但
恨居貧菜糜草席枉屈聖賢以為默
默衆祐日布施之行惟在四意慈心
向彼悲心追愍喜彼成度護濟衆生
雖施微薄其後所生天上人中二道

為常所願自然眼色耳聽鼻香口味
身服上衣心皆欣懌不懼之无也若
施姦薄心又不悅後得其福福中之
薄官位七寶得不足榮處在薄中心
又慳儉不敢衣食惴惴恰恰未嘗歡
喜腹飢身寒有似乞人徒生徒死无
善以自祐也若施以好心不懇誠倚
傲自恃身不供恪綺求華名欲遠揚
已後有少財世人空稱以為巨億內
懼劫奪衣常姦薄食未嘗甘亦為空
生空死比无未嘗履其門遠離三尊
恒近惡道恵以好物四等敬奉手自
斟酌存意三尊普令衆生逢佛昇天
苦毒消滅後世所生願無不得值佛
生天必如志願也 此章刻本在和相王經後
昔有梵志名曰維藍崇尊位高為飛
行皇帝財難籌筭體好布施名女上色
服飾光世以施與人金鉢盛銀粟銀鉢
盛金粟綵㲲盥槃四寶交錯金銀食
鼎中有百味黍米名牛皆以黄金韜
衣其角一牛者日出四升湩皆從犢
子織成寶服明珠綖綴牀榻幃帳寶
絡光目名象良馬金銀鞍勒絲以衆
六度集經卷三 第四張 豈
丁有

寶諸車華蓋虎皮為座彫文刻鏤无
好不有自名女以下至于寶車事事
各有千八十四枚以施與人維藍慈
恵八方上下天龍善神无不助喜如
維藍恵以濟凡庶畢其壽命无日疲
懈不如一日飯一清信具戒之女其
福倍彼不可籌筭又為前施并清信
女百不如清信具戒男一飯具戒男
百不如具戒女除饉一飯女除饉百
不如高行沙弥一人飯沙弥百不如
沙門一人具戒行者心無穢濁内外
清潔凡人猶瓦石具戒高行者若明
月珠也瓦石滿四天下猶不如真珠
一矣又如維藍布施之多逮于具戒
衆多之施不如飯溝港一溝港百不
如頻来一頻来百不如不還一不還
百不如飯應真一人又如維藍前施
及飯諸賢聖不如孝事其親孝者盡其
心無外私百世孝親不如飯一辟支
佛辟支佛百不如飯一佛佛百不如
立二刹守三自歸歸佛歸法歸比丘
僧盡仁不煞守清不盗執貞不犯他
妻奉信不欺孝順不醉持五戒月六

六度集經卷第三 [illegible] 豈

丁酉

齋其福巍巍勝維藍布施万種名物
及飯賢聖甚為難等矣持戒不如等
心慈育衆生其福无盡也雖為菜糜
草席執三自帰懐四等心具持五戒
山海可秤量斯福難籌等也佛告四
姓欲知維藍者我身是四姓聞經心
大歡喜作礼而去

昔者菩薩身為鹿王厥體高大身毛
五色蹄角奇雅衆鹿伏從數千為群
國王出獵群鹿分散投巖墮坑溺樹
貫棘摧破死傷所煞不少鹿王覩之
哽噎曰吾為衆長宜當明慮擇地而
遊茍為美草而翔於斯凋殘羣小罪
在我也徑自入國國人覩之僉曰吾
王有至仁之德神鹿来翔以為國瑞莫
敢干之乃到殿前跪而云曰小畜貪
生寄命國界卒逢獵者虫類奔迸或
生相失或死狼藉天仁愛物實為可
哀願自相選日供太官乞知其數不
敢欺王王甚奇曰太官所用日不過一
不知汝等傷死甚多若實如云吾誓不
獵鹿王退還悉命羣鹿具以斯意示
其禍福群鹿伏聽自相差次應先行

者每當就死過辤其王王為泣涕謂
喻之曰覩世皆死孰有免之尋路念
佛仁教慈心向彼人王慎無恐矣曰
曰若茲中有應行者而身重胎曰死
不敢避乞須娩娠更取其次欲以代
之其次頓首泣涕而曰必當就死尚
有一日一夜之生斯須之命時至不
恨鹿王不忍枉其生命明日道衆身
詣太官廚人識之即以上聞王問其
故辤答如上王愴然為之流淚曰豈有
畜獸懷天地之仁慈身濟衆履古人
弘慈之行哉吾為人君日煞衆生之
命肥澤己體吾好兕虎豺狼之行乎
獸為斯仁有奉天之德矣王遣鹿去
還其本居勑一國界若有犯鹿者與
人同罰自斯之後王及群寮率化黎
民遵仁不煞潤逮草木國遂太平菩
薩世世危命濟物功成德隆遂為尊
雄佛告諸比丘時鹿王者是吾身也
國王者舍利弗是菩薩慈惠度無極
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鴿鳥生子有三時國
大旱無以食之裂腋下肉以濟其命

三子疑曰斯肉氣味與母身氣相似
无異得無吾母以身肉飡吾等乎三
子愴然有悲傷之情又曰寧殞吾命
不損母體也於是閉口不食母覩不
食而更索焉天神歎曰母慈恵難喻
子孝希有也諸天祐之願即從心佛
告諸比丘鴿母者吾身是也三子者
舍利弗目連阿難是也菩薩慈恵度
無極行布施如是 此章刻令在 維監存校
昔者菩薩為孔雀王從妻五百委其
舊匹欲青雀妻青雀唯食甘露好菓孔
雀為妻日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
覩孔雀云其肉可為藥寤以啓聞王
命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誰能得之
嫁以季女賜金百斤國之獵士分布
行索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
即以蜜麨每處塗樹孔雀輒取以供其
妻射師以麨塗身尸踞孔雀取麨人
應獲焉孔雀曰子之勤身必為利也
吾亦子金山可為無盡之寶子原吾
命矣人曰大王賜吾金百斤妻以季
女豈信汝言乎即以獻王孔雀曰大
王懐仁潤無不周顧納微言乞得少

水吾以慈呪服之疾即愈矣若其无
効受罪不晩王順其意夫人服之衆
疾皆愈華色煒曄宮人皆然舉國歎
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
雀曰願得投身于彼大湖并呪其水
率土黎民衆疾可愈若有疑望願以杖
摘吾足王曰可雀即呪之國人飲水
聾聽盲視瘖語瘂申衆疾皆然夫人
疾除國人並得無病无有宮孔雀之
心雀具知之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
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
可雀即翔飛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
王曰何謂三一者吾癡二者獵士癡
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雀曰諸佛
重戒以色為火燒身危命之由也吾
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
之有如僕使為獵網所得殆危身命
斯吾癡也獵士癡者吾至誠之言捨
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偽
之欺望季女之妻覩世狂愚皆斯類
矣捐佛至誠之戒信鬼魅之欺酒樂
婬亂或致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
苦無數思還為人猶无羽之鳥欲飛

身矣豈不鄰[illegible]婬婦之妖喻彼鬼魅
亡國危身靡不由之而愚夫尊之方
言無一誠也而射[illegible]信之斯謂獨者
愚矣王得天醫[illegible]一國蒙諸毒都滅
顯如盛華巨細歎詞而王放之斯謂
王愚矣佛告舍利[illegible]孔雀王自是之後
同旋八方輒以袖柔慈心布施愈衆
生病孔雀王者吾身是國王者舍利
弗是獵士者調達是夫人者調達妻
是也菩薩慈惠度无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梵志年百二十執貞不娶婬泆
務盡請處山澤不樂世榮以茅草為
廬蓬蒿為席泉水山果趣以支命志
弘行高天下歎德王娉為相志道不
仕處于山澤數十餘載仁逮衆生禽
獸附恃時有四獸狐獺猴兔斯四獸
曰供養道士請心聽經積年之久山
菓都盡道士欲徙尋果所盛四獸憂
曰雖有一國榮華之士猶濁水滿海不
如甘露之升升也道士去者不聞聖
典吾為裹乎各隨所宜求索飲食以
供道士請留此山處聞大法僉然曰
可獼猴索果狐化為人得一囊麨獺

得大魚各曰可供一月之粮兎深自
惟吾當以何供道士乎曰夫生有死身
爲朽器猶當棄捐食凡夫万不如道
士一即行取樵然之爲炭向道士曰
吾身雖小可供一日之粮言畢即自
投火火爲不然道士覩之感其若斯
諸佛歎德天神慈育道士遂留日説
妙經四歎稟誨佛告諸沙門梵志者
錠光佛是也兎者吾身是也獼猴者
秋鶖子是也狐者阿難是也獺者目
連是也菩薩慈悳度无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爲大理家積寳弃國常好
濟貧恵逮衆生受一切歸猶海含流
時有友子以洪蕩之行家財消盡理
家愍焉教之曰治生以道福利無盡
以金千兩給子爲本對曰敬諾不敢
違明誨即以行賈性邪行僻好事兒
嫉婬蕩酒樂財盡復窮如斯五行鄉
盡其財窮還守之時理家門外糞上
有死鼠理家示之曰夫聰明之善士者
可以彼死鼠治生成居也有金千兩而
窮困乎今復以金千兩給汝時有乞
兒還聞斯誨愴然而感進猶乞食遝

六度集經第三　第[illegible]張

取鼠去循彼妙教具乞諸味調和炙
之賣得雨錢轉以販菜致有百餘以
微致著遂成富姓閑居憶曰吾本乞
兒緣致斯賄乎寤曰由賢理家訓彼
兒頑吾致斯寶受恩不報謂之背明
作一銀案又為金鼠以衆名珎滿其
腹内羅著案上又以衆寶瓔珞其邊
具以衆甘禮彼理家陳其所以今荅
天潤理家曰賢哉丈夫可為教訓矣
即以女妻之居處衆諸都以付焉曰
汝為吾後當奉佛三寶以四等心救
濟衆生對曰必修佛教矣後為理家
之嗣一國稱孝佛告諸沙門理家者
吾身是也彼蕩子者調達是以鼠致
富者槃特比丘是調達懐吾六億品
經言順行逆死入太山地獄槃特比
丘懐吾一句乃致度世夫有言無行
猶膏以明自賊斯小人之智也言行
相扶明猶日月含懐衆生成濟万物
斯大人之明也行者是地万物所由
生矣菩薩慈惠度无極行布施如是
昔有獨母為理家賃守視田園主人
有偟餉過食時時至欲食沙門從乞

六度集經第三　第十張　豈

王植

心存斯人絶欲棄邪厥行清真濟四
海餓人不如少惠淨戒真賢者以所
食分盡著鉢中蓮華一枚著上貢爲
道人現神足放光明母喜歎曰真所
謂神聖者乎願我後生百子若茲母
終神遷應爲梵志嗣矣其靈集梵志
小便之處鹿舐小便即感之生時滿
坐女梵志育焉年有十餘光儀庠步
守居護火女與鹿戲不覺火滅父還
恚之令行索火女至人衆一蹤步處
一蓮華生火主曰尒遶吾居三帀以
火與尒女即順命華生陸地國屋三
重行者住足靡不雅奇斯須宣聲聞
其國王王命工相相其貴賤師曰必
有聖嗣傳祚元窮王命賢臣娉迎礼
備容華弈弈宮人莫如懷妊時滿生
卵百枚后妃逮妾靡不嫉焉豫刻芭
蕉爲鬼形像臨產以鬘被覆其面惡
露塗芭蕉以之示王衆妖孽明王感
信矣羣邪以壺威卵密覆其口投江
流矣天帝釋下以印封口諸天奐衛
順流停止猶椎植地下流之國其王
於臺遥覩水中有壺流下暐暐光耀

似有乹靈取之觀焉覩帝印文發得
百卵令百婦人懐育温煖時滿體成
産為百男生有上聖之智不啓而自明
顔景踦世相好希有力幹勢援兼人
百倍言音之響有若師子之吼王即
具白象百頭七寶鞍勒以供聖嗣令
征隣國四隣降伏咸稱臣妾又伐所
生之國國人巨細靡不悚慄王曰孰
有能却斯敵者乎夫人曰大王无懼
覩敵所由攻城何方臨之與樓為王
降之王即覩敵所由而立樓矣母登
樓揚聲曰夫逆之大其有三矣不逵尋
邪招二世咎斯一也生不識親而逆
孝行斯二也恃勢殺親毒向三尊斯
三也懐斯三逆其惡無蓋介等張口
信現于今母捉其乳天令湩射遍百子
口精誠之感飲乳情哀僉然俱曰斯則
吾親泣涕交頭叉手歩進叩頭悔過
親嗣始會靡不哀慟二國和睦情過
伯䢃異方欣然靡不稱善諸子覩世
無常如幻辭親學道遠世穢垢九十
九子皆得緣一覺一子理國父王崩
為王大赦衆罪壞牢獄裂池塞免奴

使慰孝悌養孤獨開帑藏大布施隨
民之願給以十善為國法人人帶誦
家有孝子興立塔寺供養沙門誦經
論道口無四惡諸毒歇盡壽命益長
天帝養護猶親育子佛告諸沙門昔
為王者吾身是也父王者今白淨王
是母者舍妙是菩薩慈惠度无極行
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時為梵志經學明達國人
師焉弟子五百皆有儒德體好布施
猶自護身時世有佛号曰如来無所
著正真尊冣正覺將導三界還神本
無菩薩覩佛欣然自歸請佛及僧七
日留家以禮供養梵志弟子各諍所
主一人年稚師使之行還請事作師
日有事無作者尒攝之焉童子對曰
唯燈无主者也師曰善哉弟子以坑
蔵麻油膏淨自洗浴白氎經頭自手
然之天人龍鬼覩其猛力靡不拊手
驚愕而歎世未曾有斯必為佛矣佛
嘉之焉令明徹夜而頭不損心定在經
霍然無想七日若茲都無懈惓念矣
佛則授决却无數劫汝當為佛号曰

錠光頂中肩上各有光明教授拯濟
衆生獲度其為无量天人鬼龍聞當
為佛靡不嘉豫稽首拜賀梵志念曰
彼其得佛吾必得也須當受決而佛
去焉前稽首曰今設微供誠吾盡心
願授吾決佛告梵志童子作佛之時
當授尒決梵志聞當得佛喜悲有身
自斯之後遂大布施飢食寒衣病給
醫藥蜎飛蚑行蠕動之類隨其所食
以時濟之八方諸國稱為仁父也佛
告舍利弗童子者錠光佛是梵志者
吾身是也菩薩慈惠度无極行布施
如是

昔者菩薩為大理家積財巨億常奉
三尊慈向衆生觀市覩鼈心悼之焉
問價貴賤鼈主知菩薩有普慈之德
尚濟衆生財富難數貴賤无違荅曰
百万能取者善不者吾當烹之菩薩
荅曰大善即雇如直持鼈歸家澡護
其傷臨水放之覩其遊去悲喜誓曰
太山餓鬼衆生之類世主牢獄早獲
免難身安命全如尒今也稽首十方
叉手願曰衆生擾擾其苦無量吾當

為天為地為旱作澗為漂作筏飢食
渴漿寒衣熱涼為病作醫為冥作光
若有濁世顛倒之時吾當於中作佛
度彼衆生矣十方諸佛皆善其誓讃
曰善哉必獲尓志鼈後夜来戱其門
佐門有聲使出覩鼈還如事云菩薩
視之鼈人語曰吾受重潤身體獲全
無以荅潤唯水居物知水盈虛洪水
將至必為巨害矣願速嚴舟臨時相
迎荅曰大善明晨詣門如事啓王王
以菩薩宿有善名信用其言遷下處
高時至鼈来曰洪水至可速下載尋
吾所之可獲無患船尋其後有虵趣
船菩薩曰取之鼈云大善又覩漂狐
曰取之鼈亦云善又覩漂人搏頰呼
天哀濟吾命曰取之鼈曰慎无取也
凡人心偽尠有終信背恩追勢好為
凶逆菩薩曰虫類尓濟人類吾賤豈
是仁哉吾不忍也於是取之鼈曰悔
哉遂之豊土鼈辭曰恩畢請退荅曰
吾獲如来無所着至真正覺者必當
相度鼈曰大善鼈退虵狐各去狐以
穴為居獲古人伏藏紫磨名金百斤

天佑

善曰當以報彼恩矣虵還曰小虫受
潤獲濟微命虫穴居之物求穴以自
安獲金百斤斯穴非塚非家非刼非
盜吾精誠之所致願以貢賢菩薩深惟
不取徒捐無益於貧民取以布施衆
生獲濟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覩
焉曰分吾半矣菩薩即以十斤惠之
漂人曰尒掘塚刼金罪福應柰何不
半分之吾必告有司荅曰貧民困乏
吾欲等施尒欲專之不亦偏乎漂人
遂告有司菩薩見拘无所告訴唯歸
命三尊悔過自責慈願衆生早離八
難莫有怨結如吾今也虵狐會曰柰
斯事何虵曰吾將濟之遂銜良藥開
關入獄見菩薩狀顏色有損愴而心悲
謂菩薩言以藥自隨吾將齧太子其
毒尤甚莫能濟者賢者以藥自聞傳則
愈矣菩薩黙然虵如所云太子命將殞
王令曰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參
治菩薩上聞傳之即愈王喜問所由
囚人本末自陳王悵然自咎曰吾闇
甚哉即誅漂人大赦其國封為國相
執手入宮並坐而曰賢者說何書懷

安祐

何道而為二儀之仁恵逮衆生乎對
曰説佛經懐佛道也王曰佛有要決
曰有之佛説四非常在之者衆禍殄
景祐昌王曰善哉願獲其實曰乾坤
終訖之時七日並列巨海都索天地
炯然須弥崩壊天人鬼龍衆生身命
霍然燋盡前盛今衰所謂非常矣明
士守無常之念曰天地尚然官爵國
土焉得久存得斯念者乃有普慈之
志矣王曰天地尚然豈況國土佛説
非常我心信哉理家又曰苦之尤苦
者王宜知之王曰願聞明識曰衆生
識靈微妙難知視之無形聽之无聲
弥也天下高也无蓋汪洋無表輪轉
无際然飢渇于六欲猶海不足于衆
流以斯數更太山燒煑諸毒衆苦或
為餓鬼洋銅沃口役作太山或為畜
生屠剖剥裂死輙更刃苦痛无量若
獲為人處胎十月臨生急笮猶索絞
身墮地之痛猶高隕下為風所吹若
火燒已温湯洗之甚沸銅自沃手盖
摩身猶刃自剥如斯諸痛甚苦難陳
年長之後諸根並熟首白齒隕内外

六度集經第三　第十九張　盡

虛耗存之心悲轉成重病四大欲離
節節皆痛坐卧須人醫来加惱命將
欲終諸風並興截筋碎骨孔竅都塞
息絶神逝尋行所之若其昇天天亦
有貧富貴賤延筭之壽福盡罪来下
入太山餓鬼畜生斯謂之苦王曰善
哉佛說苦要我心信哉理家又曰夫
有必空猶若兩木相鑽生火火還燒
木火木俱盡二事皆空往古先王宮
殿臣民今者磨滅不覩所之斯亦空
也王曰善哉佛說空要我心信哉理
家又曰夫身地水火風矣强為地軟
為水熱為火息為風命盡神去四大
各離無能保全故云非身矣王曰善
哉佛說非身吾心信哉身且不保豈
况國土乎痛夫我先王不聞無上正
真冣正覺非常苦空非身之教矣理
家曰天地無常誰能保國者乎胡不
空藏布施貧飢之人乎王曰善哉明
師之教快哉即空諸藏而布施貧乏
鰥寡孤兒令之為親為子民服炫煌
貧富齊同舉國欣欣含笑且行仰天
歎曰菩薩神化乃至於茲乎四方歎

天武

德遂致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
吾身也國王者弥勒是鼈者阿難是
狐者鶖鷺子是虵者目連是漂人者調
達是菩薩慈惠度无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為沙門行恒處山林慈心
悲愍衆生長苦輪轉三界何以濟
之靖心思惟索道弘原當以拯衆
而衣有虱身痒心擾道志不立手探
尋之即獲虱矣中心愴然求以安之
正有獸骨徐以置中矣虱得七日之
食盡乃捨遶展轉生死菩薩得佛經
緯教化時天大雪絶行路人國有理
家請佛并數千比丘供養七日厥心
肅穆宗室僉然而雪未睎佛告阿難
勑諸沙門皆還精舍阿難言主人恭
肅厥心未墮雪盛未息分衛無處世
尊曰主人意訖不復供惠也佛即引
邁沙門翼從還于精舍明日世尊告
阿難汝從主人分衛阿難奉教而行
造主人門門人覩之無問其所以也
有頃迴還稽首長跪如事啓焉又質
其原彼意無恒何其疾乎佛即為具
說如上又曰阿難吾以慈心濟虱微

命恵之朽骨七日之食令獲供養盡
世上壽宿命施恩恩齊七日故其壽止
不復如前也豈況慈心向佛逮沙門
衆持戒清淨无欲高行内端已心柔
以慈化恭恵高行此比丘一人路施充
廣累劫盡情也所以然者此比丘擇懐
佛經有戒有定有慧解脫度知見種
以斯五德慈導衆生令逮三界万善
之福矣阿難曰遇哉斯理家面受慈
養如來無所著正真道㝡正覺道法
御天人師并諸沙門或有溝港頻來
不還應真或有開士建大弘慈将導
衆生者乎斯福難量其若海矣難稱
其猶地也佛言善哉阿難真如所云佛
時難遇經法難聞比丘僧難得供養如
漚曇華時一有耳佛說如是比丘歡
喜稽首承行菩薩慈恵度无極行布
施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三

辛丑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度集經第三卷 第七張 益